

晚清 帝国 风云

祸起东南(上)

关河五十州 著

《一寸河山一寸血》作者耗时五年，
只为精雕细琢这一部不一样、最真实的历史故事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关河五十州 著

晚清帝国风云

祸起东南（上）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晚清帝国风云. 祸起东南. 上 / 关河五十州著. --
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3
ISBN 978-7-5502-1366-1

I. ①晚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8921号

晚清帝国风云之祸起东南（上）

作 者：关河五十州
选题策划：精典博维
责任编辑：喻静
策划编辑：张轩洋
封面设计：肖杰
版式设计：博雅工坊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4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0印张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1366-1
定价：32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：010-82061212转8050



目 录

第一章	连珠射	/ 001
第二章	理想是胳膊, 现实是大腿	/ 029
第三章	能要人命的符咒	/ 047
第四章	命运的傀儡	/ 071
第五章	偷头记	/ 097
第六章	极品家丁	/ 121

第七章 小人物的大舞台 / 137

第八章 夜深沉 / 163

第九章 星斗南 / 195

第十章 江天忽报大星沉 / 225

第十一章 当亡不当亡 / 263

第十二章 华丽转身 / 285

第一章

连珠射

清
晚
帝
国
风
云
LJANQING
DIGUO FENGYUN



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·旻宁，是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即二阿哥。旻宁有一个长兄，但出生三个月就病死了，所以他实际上可以算是大阿哥。1813年9月15日，这一天嘉庆帝不在京城，阿哥们则聚集于上书房读书，谁也没想到，一场震撼宫廷的大事变就在眼前。当天，一群老百姓竟然持刀弄枪，闯进了戒备深严的皇城！

这不是在演戏，更不是在穿越，参与者当然也不会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们是天理教徒，或者说，是一群造反者，首领唤作林清，所以史书又把这次突发事件称为“林清之变”。

金庸《鹿鼎记》中韦小宝进宫的情节并非空穴来风，林清施展“无间道”，把地下工作做到了大内深宫，好多太监都是安插进来的教徒，他们里应外合，使得造反者轻易就混进了紫禁城。

林清原计划调集数百人攻打皇宫，“韦小宝”们说这又不是赶集，里面地方小，容不下那么多人，想想也对，由内应太监做向导，轻车熟路，人多反而眼杂，于是林清就临时挑了两百人作为敢死队。

组织这样的惊天大行动，意外总是少不了，结果真正闯进深宫的只有五十多人，但这五十多人已经足以把宫内搅得天翻地覆。

枪壮怛人胆

当天负责在上书房值班的官员是礼部侍郎宝兴。他熬了一个通宵，正打着呵欠准备回家，路上正巧就撞见这一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：一群人舞着刀冲过来，个个犹如从地狱放出的罗刹，而那一把把刀都泛着白光，冷森森的，令人胆寒。

宝兴是个文官，也没有经历过如此情境下的紧急演练，那颗心哪，真是吓得怦怦跳。好在他的临场表现还能算得上是个半拉老爷们儿，脚下虽然已经打

晃儿，但还能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往回跑。

附近的一名护军统领闻讯而至。护军是宫内警卫，这位警卫首领倒也不含糊，立即带人上前摆了一个防御阵型，但大内高手勇则勇矣，却无智，因为跟在统领后面的没几个人，你武功精湛，人家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敢死队员，一阵舞舞扎扎之后，天理教的人固然倒了一些，几个护军同样也都挂了彩。

眼见护军已经抵挡不住，一旁的宝侍郎赶紧让人关门。

不行了，得向上汇报。

惊闻大变，紫禁城内早就乱了套，人们一个赛一个地狼狈。亲王贝勒爷们儿固然心虚胆怯，争着要驾车逃命，有的护军统领竟然也想跟在后面溜之乎也。最倒霉的就是如宝兴那样的文官，手无缚鸡之力不说，跑还跑不快，某位翰林院编修就差点吃了刀子，这时多亏他的仆人挺身救主，替他挨了几刀，这才得以虎口脱险。三天后，当搜索队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他时，已经饿得不像样子了。

怕吗？谁不怕，可是有人不怕。这个勇敢的人就是二阿哥旻宁。他大叫一声：“快把我的武器拿出来！”

阿哥们的武器其实是用来围猎的家伙，比如火药罐、鸟枪（又称火绳枪）、腰刀。以往打鸟兽，现在要用来打人。

上书房太监奉命爬上墙垣，登高警戒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他尖着嗓子喊起来：“不好不好，爬墙过来了。”循声望去，果然看到有人上了墙，手里还举着白旗——不是投降的标志，而是进攻的号令。

武器已经取出，旻宁端着鸟枪立于殿下。那一刻，是磨刀霍霍者与一位王子的对垒。墙上墙下，双方的距离如此近，彼此间的眼睛鼻子眉毛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鸟枪号称现代步枪的鼻祖，但使用起来却极其烦琐，几个步骤做下来得让你出一身汗，所以一般都要几个人轮流装填弹药和发射。若是一个人单挑，脆弱一点的心灵绝对经受不起。

事实证明，旻宁是个汉子。他的动作很快，而且枪法极准，第一枪就撂倒一个，再一枪又打死一个。就这两枪，把进攻者全镇住了，乃至“错愕不敢

前”，没人再敢随随便便攀上墙头。

枪壮怂人胆，鸟枪一响，大家伙的胆量和爆发力全都被超水平激发出来，其他皇子也跟着乒乒乓乓放起了枪。

危急关头，旻宁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。他一边下令将紫禁城的四门紧闭，实行严防死守，一边派人发出警报，召集京城禁军入内护卫。

还有一件事不能忘，那就是得派人向他的父皇奏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。

嘉庆帝接到奏报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，此时他正在丫髻山行宫，距北京城近两百里路程。1813年9月19日，嘉庆急忙起驾回宫，但刚到达京郊，就听说有天理教人马正浩荡荡直奔他们而来，据传有三千之众。

随同嘉庆的御林军并不多，从扈从大臣到普通兵丁都被吓得面如土色，看这情形，对方杀进皇宫的过程，倒像是在围点打援，三千精锐，我们怎么干得过人家？

嘉庆到底是扳倒过和坤的皇帝，不是吃干饭的，虽然也免不了心慌意乱，但表面还能强作镇定：“不要怕，等他们真的来了，你们在前面抵御，我一定会督后观战”。潜台词是：我这个皇帝绝不会扔下你们，一个人跑掉。

上上下下紧张了半天，最终才发现是虚惊一场，“有贼三千”纯属谣言。

擦完汗，嘉庆一行回到北京，得知“林清之变”已被平定，而在过往惊心动魄的三天里，二阿哥旻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。

第一天，在宫内护卫和京城禁军的内外夹攻下，基本遏制了天理教的正面攻击，但警报并没解除，因为还有很多教徒潜藏于紫禁城内，皇宫不是更安全，而是更危险了。

从第二天起，旻宁宣布戒严，并下令禁军进行大搜索。到了半夜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雨。

禁军所用武器也是鸟枪，火药受了潮，便无法射击。官兵们全都抱怨，说雷雨早不来晚不来，这时候来，真是招人骂。后来才知道，教徒们聚集一处，已经准备在紫禁城里纵火，听到雷声后大部分人惊溃而去，余下的再想点火，雨一来又把火种给浇灭了。

没有这场雷雨，紫禁城可能会被焚之一炬，所以该出口大骂的不是京城禁

军，而该是天理教徒。

虽然水浇灭了火，但天理教的暗袭并未停止，同样宫内也不敢放松戒备，旻宁亲率贴身侍卫四处进行巡查，

这个神奇的雷雨夜似乎是大清国国运尚存的一个标志。当天理教徒火攻不成，试图再次翻越大内宫墙时，闪电把地面变成白昼，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身影和行踪。

在无法正常使用鸟枪的情况下，旻宁还有新的武器。这个武器的名字叫弹弓。

二阿哥使用弹弓的纪录是，百步之外瞄准飞鸟，百不失一二，基本上是百发百中，完全是如今特警队神枪手的水准。

旻宁挟弓以射，这回手法更快，而且弹无虚发，越墙者无不应弦而倒。

在转到乾清宫时，他忽然看到有一个人立于殿脊之上，正手挥令旗，组织新一轮进攻——这些天理教徒堪称民间高手，功夫真是个个了得，想想看紫禁城的宫墙有多高，殿宇又有多高，然而此辈竟能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一般。

旻宁一摸口袋，袋里空空如也，弹丸已经告罄。情急之下，他用上了“咬”，当然不是咬人，而是咬纽扣，他把衣服上的几颗金纽扣全咬了下来。

金纽扣就是弹药，旻宁来了个连珠射，殿脊上的指挥者被击个正着，随即摔死于殿下。

雨越下越大，天理教再也无计可施，天明以后，“林清之变”宣告完全失败。

一人一嘴毛

经历这场没有预演的事故，旻宁威望大增，群臣纷纷上奏，有的夸他智勇沉着，有的赞他举措有方。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就评价其为“有胆有识、忠孝兼

备”，册封智亲王，旻宁所用枪支也成了一把英雄枪，被命名为“威烈”。

作为父亲，嘉庆对儿子的出手并不感到特别诧异，他还清楚地记得旻宁小时候的事。

那一年秋天，皇室例行“木兰秋猕”，也就是组织大家到皇家猎场去围猎。当时乾隆尚在，嘉庆和一班皇子皇孙们随队而行。

乾隆对时年八岁的旻宁非常偏爱，在皇子们比试射技时，特意把这位皇孙带在了身边。旻宁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看得兴起，等父辈们一结束比赛，他就迈步上前，也拿出了自备的小弓箭，啪啪啪连射过去，接连中了两靶。

孙子出落得如此有出息，让乾隆又惊又喜，急忙把旻宁喊到身边，摸着他的小脑袋打趣：“你要是能连着射中三靶，我就赏你黄马褂。”

旻宁二话不说，举弓便射，这次竟然又中了靶心。射完之后，他将弓箭往地上一扔，跪倒在乾隆面前。

乾隆乐不可支，问他想要什么赏赐，可他就是抿着嘴不回答，也不起来。

乾隆大笑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赏黄马褂本来只是一句戏言，但小孩子较真，大人不履行诺言还不行。再说君无戏言，过去有人凭一片梧桐树叶，都能分到一个诸侯王当当，一件黄马褂算得什么。

乾隆立即命侍臣去取黄马褂。侍臣挑来选去，所有黄马褂里，只有成人穿的大号，又不可能临时赶制儿童版的小号，没办法，只好取来一件大的黄马褂给旻宁披上。

旻宁如愿以偿，这才开开心心地谢恩站起。

对于小旻宁来说，那件黄马褂实在太长太大，披在身上，像件长裙子，连路都不能走。于是乾隆下令侍卫抱着他走，一路过去，观者无不惊羡不已，堪为一时之佳话。

俗话说得好，从小一看，到老一半，乾隆看好这个孙子，嘉庆也看好这个儿子，而成年旻宁的神勇表现，也证明赏给他的那件黄马褂已经越来越合身了。

虽然意外地诞生了一位英雄，但“林清之变”还是在心理上给嘉庆留下了

沉重的阴影。

丫髻山行宫离乾隆的陵寝已经很近，按照原计划，他当时还要去给亡父扫墓，然而京城发来的奏报把所有好心情一扫而空。在返京途中，嘉庆便命大臣起草“遇变罪己诏”，先进行自我批评。可是检讨来检讨去，却发现他自个还是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的好皇帝。

“我即位十八年了，这十八年来，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国事政事天下事，没干过什么坑人勾当啊。现在突然给我来这么一手，实不可解，真是不知道老天爷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”

“好皇帝”的委屈都是相同的。就像当年的明朝皇帝崇祯，自怨自艾后，很快就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大臣，愤恨“诸臣之误朕”，嘉庆也是如此。

“再三跟你们讲，不要因循怠玩，认真一点，你们不听，还是忽悠，结果忽悠来忽悠去，弄出这样的大祸。”

在嘉庆看来，“林清之变”简直跟火星坠落差不多，皇帝尚在行宫，老巢就差点让人给抄了，历数汉唐宋明，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事？

留京的王公大臣们迎接王驾，跪听嘉庆的“罪己诏”时，个个呜咽失声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当然还有那最哈哈最没心没肺的，私下仍在叨叨：“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尽职了呀，您还说这话，什么意思嘛。”

嘉庆是帝国的当家人，不管是抽自己嘴巴，还是打别人屁股，反正都说明一个问题，他是真急了，觉得这个家越来越难以维持。

“我们大清以前是何等强盛啊……”

说起来，嘉庆的运气也真是差，父亲乾隆文治武功，看上去完美得不能再完美，偏偏到他上台的时候，犹如水浒传中“洪太尉误走妖魔”的开篇，那什么天罡地煞都被放了出来。

先是白莲教哗然而起，酿成大清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变，接着政府与民间，你啷噻我，我啷噻你，一人一嘴毛，国家由此元气大伤，眼睁睁地看着“康乾盛世”到了头。如此一蹉跎就是九年，刚刚捋伤着把白莲教给摆平吧，冷不丁地又来这一出，确实让人有点晕头转向，不知西东了。

咋这么扯呢。嘉庆烦闷不已，这一年，他甚至连生日都没心情过了。

“林清之变”时，有一支箭射在皇门匾额之上。过后进行清理，箭头被特意予以保留，嘉庆似乎有意用这种方式来告诫子孙：“有朝一日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把插在额上的那个箭头给拔掉。”

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他自己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感。

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基本瓦解了天理教，但阴影并未能从当事人的心中完全退去。直到临终的前一年，嘉庆还不忘跟大臣们聊起这件事：“永不忘十八年之变（即林清之变）……”

众望所归

1820年7月25日，嘉庆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。

老皇帝一死，最紧要的事就是确定帝国的继任者。从嘉庆的爷爷雍正开始，清廷便实行了“秘密立储”制度：你想立谁做皇太子，名字写下来，封存于匣中。到要宣布的时候，就到乾清宫最高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面去找。

“林清之变”让嘉庆对整个皇宫都失去了安全感，他没有再把匣子托付给“正大光明”，而是带到了热河行宫。可老爷子去得太突然了，随着他一断气，那个要命的匣子究竟在哪里，也成了问题。

如果找不到嘉庆的遗诏，该怎么办？

那就得活着的人给答案了。

孝和皇太后力挺二阿哥旻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位皇太后只是旻宁的继母，旻宁的亲生母亲早在其未成年时就去世了。

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但孝和皇太后对旻宁十分照顾，而旻宁也对继母很孝顺，“林清之变”时，他曾亲自到后宫去安抚太后，以免她担惊受怕。可以说，这对母子不是亲生，却胜似亲生。

惊悉嘉庆去世，孝和皇太后既不清楚匣子藏于何处，也从没听丈夫透露过

所立皇太子是谁，她只知道一点，旻宁才是未来皇帝的最合适人选。

皇宫之内，从一般妃子到皇太后，可以说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皇帝，所以宫心计演了一届又一届，从没有遇冷的时候。孝和皇太后有两个亲生儿子，如果俩儿子争气，相信太后也没到超凡脱俗的地步，非要胳膊肘往外拐不可。

但是反复衡量之后，孝和皇太后认为俩儿子当皇帝都不够格：三阿哥一天到晚听戏，是个票友，四阿哥日日迷醉于古籍善本之中，是个书呆子，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旻宁这位少年英雄。

太后是个理智而聪明的女人，在江山社稷和个人私欲之间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当天，她便发出懿旨，表示如果一时找不到匣子，当立旻宁，“以顺天下臣民之望”。

旻宁早在“林清之变”后便誉满天下，“天下臣民”当然都希望这位智勇兼备的阿哥继承大统。就在这时，却忽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匣子又找到了。

原先恨不得挖地三尺，当匣子真的出现时，众人反而忐忑起来。

从嘉庆生前的言行来看，他最欣赏的皇子无疑应该是旻宁，然而所谓天恩难测，皇帝的心思不能猜，一猜就是错，没准他嘴上叨叨两句，真正挑选继承人时又会是另外一种想法呢。

军机大臣奉命开启密匣，打开后发现，在嘉庆留下的传位诏书上，钦定皇太子正是旻宁！

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，真是众望所归。1820年8月27日，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，第二年改年号为“道光”。

在登基的最初那几年，坊间一直流传着关于这位皇帝的种种传说。

某县有个“贰尹”，即县令副职。说是副职，却一直在排队等候，要想上岗，就得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。

一考下来，分数呱呱叫，名列总分第二。

这么好的成绩，“贰尹”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可是很多天过去，好消息并没有如约而至。本来第一名被选，就要轮到他的，但榜单直接跳过，给了第三名，紧接着，第四、第五，都戴着乌纱帽，心满意足地到各地做官去了。

“贰尹”家里很穷，去一趟北京也没带多少盘缠，时间一长便显得窘迫起来。起初这位仁兄还相信科学，相信政府，以为是吏部的办事人员弄错了，纠正过来后还会给他机会，于是四处借钱，饥一顿饱一顿地待在旅馆里继续坐等“喜讯”。

可你就是把旅馆坐穿，也没你什么事！

吏部考试不是科举，这里比的是关系和背景，不是分数与能力，而且刷你下去也非常容易，一两句评语就足以把一个高分选手打入十八层地狱。

清醒过来之后，“贰尹”备受煎熬，我的这颗中国心哪。

独处异地，没有一个肩膀能靠一下，大鼻涕也不知蹭谁身上才合适，倒霉的公务员绝望至极，真的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“二”的那个人。

在神情恍惚中，“贰尹”一个人走到城外林子里，悬了根带子就要上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听得弹弓嗖嗖响起，弹丸飞过，带子被打断了。

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“贰尹”非常惊异，正在东张西望之际，林子后突然走出一男子，按照他的描述，此人身材高大，潮人装扮，正是刚才的发弹者。

潮人对“贰尹”的行为很生气：“堂堂男子汉，傻了吧唧地玩什么自杀，至于这样吗？”

等“贰尹”抽抽噎噎地把前后情形诉说一遍，潮人又笑了。

“我当什么事，这有什么难的。”

说着，他从身上摸出一只鼻烟壶。鼻烟壶很常见，但他的鼻烟壶不常见，因为是白玉的！

“明天你就拿着这只鼻烟壶去吏部大堂求职，求不到就不要出来。”

“贰尹”恍惚间也搞不清状况，糊里糊涂答应下来，第二天真的去了吏部。

吏部门卫都是势利眼，见此人衣着寒酸，竟然要直闯吏部大堂，当即认作是哪条街上冒出来的疯子。

“别进大堂了，还是让我先扭送你去班房再说吧。”

推推搡搡之际，几个大官正好从吏部门口走出，一眼就发现了“贰尹”手里拿着的白玉鼻烟壶。

这几个人的脸色大变，立刻呵斥门卫：“不许无礼。快请来人里面坐！上茶，上好茶！”

“贰尹”入内后有些不知所措，倒是大官们很快道出了破格礼遇的缘由：“你手里拿的鼻烟壶，是当今皇上的东西，你怎么得到的？”

“贰尹”被吓到了。这才知道昨天遇到的那个潮人，竟然是道光皇帝。对他来说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？

这边七上八下，那边道光已经在询问入朝的吏部官员：“那个带着我的鼻烟壶去吏部求职的人，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，是道台（副省级）、知府（市级）还是知县（县级）？”

以为是无名之辈，没料到背景真的通了天，几个吏部官员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，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：“都不是，只是一个贰尹”。

道光笑了。

“那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差了。难怪会痛苦到要自杀，弄得我在林子里打猎都不安心。你们看他都到这步田地了，可以选一个最好的职位给他吗？”

皇帝在这里虽然用的是疑问句，可哪个官员又敢回以否定句。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“贰尹”拿上吏部颁发的官印，开开心心地上任去了。

这个流传于清代野史中的故事疑点颇多，但毫无疑问，它显示的是早期道光的魄力，当皇帝微服走出宫殿，用手中的弹丸击断林中带子时，他收揽到的是一颗颗民心。

以德治国

嘉庆在把二儿子写进他的传位密诏前，对这位未来的继承人有过各种方式的考察，其中之一便是探询他的治国理念。

当时旻宁说他要以“敦崇教化”为治国之源，以“甄别贤愚”为治国之本，